

# 漆黑星空下的游牧民 ——两位巴西年轻人的故事

刘博宇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地区为拉丁美洲

我们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檀森

游牧民（Nomad）原意是一个居无定所、流浪于浩瀚宇宙之中的某部落成员。与 20 世纪末追逐狩猎、采集的游牧民不同：当代游牧民追求自由、真实的人生，偶尔也需要独自面对一些刺骨的寒冷和黑暗。漆黑的夜空是一个辽阔的人生背景，我们生来孤独。尤其当两个或更多游牧民相遇，往往更容易感受到彼此的温暖。

电影《无依之地》的英文“Nomadland”是指游牧民的陆地。它讲述了当代游牧民在美国的纪实往事，费恩（Fern）由于生活所迫，离开家乡开始在房车里生活，她独自一人穿越寒冬冰冷的内华达州，遇见热心的游牧民朋友，也在深夜的停车场被保安驱赶。她对财产、职业生涯和社会阶级感到麻木和痛苦，但同时她具有率真和坦诚的性格，追求自由，能熟练背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个人与一辆房车走遍天涯。这是一个坚强对抗生活、永不放弃的形象。

费恩坎坷而有趣的生活让我不禁想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碰到的两位年轻人。他们面对命运表现出与费恩（Fern）一样的倔强，使他们成为人生这场挑战中最独特的当代游牧民。



图1 星光之城：贫民窟的夜晚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 一、漂泊在大城市的“游牧生活”

“我希望自己从未出生。”小J第一次这样对我说时，我瞪大了眼睛。小J的家乡来自巴西东北部某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从里约出发需要坐超过20个小时的大巴、转三次车才能抵达。巴西没有铁路，国内交通主要依靠飞机和大巴，飞机的价格比较高，所以小J回家只能选择大巴。大巴分为多种，最舒适的可以完全躺平，当然价格也是最贵，次一点的是半躺的座位。小J每次坐车，都会买最普通、便宜的传统座位，每次回家都坐得腰酸背疼，不过他还是很高兴。小J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哥哥，他上大学开始就在里约生活。

“我的爸爸是个自私的人。”小J说道。

“为什么呢？”我问。

“他只想着他自己，从来不考虑家里，每个月只给一点吃饭的钱给我妈，然后把钱都花在喝啤酒上。我们家里很穷，我上大学来到里约，家里只出了路费和第一个月的生活费，然后就供不起了。里约的物价很高，我只能缩衣节食地生活。另外，我还找了两份临时的工作，补贴生活的开销。我几次想开口问我爸要点生活费，他都装聋作哑。我是家里最优秀的孩子，他不给我钱，更不会给我妹妹或哥哥钱，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

听到小J的描述，我不禁想到巴西社会中的传统男人形象。巴西是一个男权社会：男性在生活中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他们不做任何家务，因为那会有损他们“男性的威严”和“男子气”；巴西的女性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要面临抚养孩子的任务，还需承担生活的所有负担。由于花心，很多孩子出生后，只知道母亲，根本没见过父亲，甚至连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在巴西办理很多表格、文件时只需填写母亲的名字，父亲的名字不是必填项目，可以留白。

“我是我们小村庄鲜有的来里约读书的孩子，这一路太不容易了。”里约和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两个城市，物价也是最高的，小J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里约落脚并顽强地生活下来，这中间的困难可想而知。

小J说：“我几乎不去酒吧，因为那里的啤酒很贵，我会去很远的Mundial超市买东西，因为那里的肉和蔬菜远远比南区的超市便宜。”里约南区是相对富裕的区域，这边的物价很高，Mundial据说是巴西最便宜的超市，那里不接受

信用卡，只能用储蓄卡或现金付款，我去过几次，商品价格真的比南区便宜很多，且日用品的价格也更低。

和美国梦相对应，很多巴西的年轻人也有巴西梦：他们从内陆的村庄、小城市来里约、圣保罗或巴西利亚这样的大城市，并渴望在这里站稳脚跟。和世界上所有大城市一样，巴西大城市也面临着高物价、高房价，以及疫情背景下的工作机会少和失业率高等问题，这些都困扰着巴西年轻人，他们在大城市无依无靠，想要留下来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中国的年轻人向往在北上广深安家落户，巴西也有类似的人群和梦想。



图2 里约贫民窟的生活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小J是就读于物理系的学生。他对学术有着极高的热情，从大学开始就一直潜心研究物理，现在已经是在读的博士候选人了。

“里约的生活很贵，但也很精彩，和物理一样精彩。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研究物理的大学教授，经常出去开会，

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我，尊重我。”小J说道。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在满足了温饱这些基本的需求后，人们就会转而寻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毫无疑问，小J离他的梦想已经很近了。

“在巴西做学术这条路你觉得难嘛？”我问道。

“难，非常难，巴西公校的教职很有限，私校虽然工资很高，但是不稳定，并不是永久的合同，所以这也会带来风险。另外，物理这门学科很难学，需要极大的热情与付出，才能有一点收获，文章也很难发。其实，我读上来这一路非常地不容易，希望能够尽快毕业并找到工作。”

“你以后想留在里约工作吗？”我问道。

“我非常喜欢里约，但留在里约生活不容易，且巴西也有很多治安问题。如果有机会能找到法国的教职，我希望去法国工作，并留在那里生活。”小J想去的法国是很多巴西人心中的梦想之地，由于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巴西很多城市都是按照欧洲风格建设的。很多巴西人由于通婚也同时持有欧洲国家的护照，他们更能理解、认同欧洲的价值观。但是对于大多数巴西人来说，欧洲梦实现的难度很高，很多人向往欧洲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却从没有踏上欧洲的土地。

小J正在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学术热情努力实现跨越阶级的巴西梦。这是一个原生家庭的不幸，他从内陆的小村庄游牧到里约，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却没有失去对生活的追求和执着。

## 二、特殊人群的“游牧生活”

“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我，这太让人难过了。” W 说。

W 是我的朋友，他是同性恋（gay）。巴西是对性取向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所以 W 生活的大环境还算不错。

“做一个 gay，太难了。” W 说道。

“为什么呢？”我问道。

“主要是家人不理解，我向家人宣布出柜那天，我妈妈哭了整晚。我爸估计之前猜到了，这方面他没有问过我。”

“你妈妈后来有想明白嘛？”

“同性恋这方面家长的思维还是比较保守，这让我十分痛苦。”

“你妈妈这么伤心，主要是担心什么呀？”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担心我生不了孩子吧，或者是面对亲戚难为情之类的，具体这方面没和她细谈过。”

“你有兄弟姐妹嘛？”我问道。

“我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他们都已经成家、有孩子了。” W 回答。

“那你哥哥姐姐有孩子挺好的呀，你的压力可以小一些。”我说。

“是的，本该如此，可是我妈说，那不是你的孩子，你

也要有属于你的。这方面真的挺难的，我也很痛苦。家庭这方面只能暂时不去考虑，如果有长久的伴侣，看看以后能不能考虑代孕或者领养一个孩子吧。” W 说道。

“如果代孕的话，用谁的精子呢？” 我不禁有点好奇。

“都可以呀，用我的或者我爱人的都行。是我们两个的孩子就可以。同性恋这方面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很难收获一段长久稳定的关系。” W 说道。

“对了，你和 K 真的分手了嘛？也许还有挽回的可能呢。” K 是 W 的男朋友，一个地道的巴西人，家在里约郊区的小城市，在里约上班。W 一直很喜欢 K，说他身上有种独特的气质，让他情不自禁地想去追求 K，后来他们终于在一起了，W 就向家里表明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并为了 K 搬出来外面租房子住。

“我们没有机会了，K 有段时间找不到工作，他又是很要面子的人，经常无故和我发火、生气，这些我都忍着，因为我是很喜欢他的。但是后来他找到了圣保罗的工作，就搬走去圣保罗了，我却暂时去不了圣保罗，我的工作是在里约，我走不了。那段时间，我疯狂地找圣保罗的工作，希望能去陪他，可惜后来遭遇了疫情，我们慢慢就淡了，也许他没有那么喜欢我吧，这太让人难过了。” W 说道。

“没事的，你将来很快一定能遇到更合适的人。” 我尝试安慰他。

“gay 在很多国家都不被认可，巴西已经算很好了，但除了难获得健康、稳定的关系，还面临着很多风险。”

“具体有哪些风险呢？”我问道。

“主要是艾滋病和一些疾病吧，每次都需要做充分的保护措施，否则总是有点后怕，我有去查医院艾滋病的经历，还好没中招，像异性恋这种风险就小很多，你说上天对同性恋是多么地不公平啊？”W说道。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确，同性恋人群在中东某些国家是绝对被禁止的，甚至在很多年前被当作一种疾病进行强制治疗。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家庭尝试将同行恋的孩子送去接受“掰直”治疗，希望他们能重新喜欢上异性。

“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号称能治疗同性恋的机构，你对这方面怎么看？有可能成功嘛？”我问道。

“这是绝对没可能的，尽管这条路很难，但我是不会喜欢上异性的。这些诊所大部分都是骗人的。”W回答道。

“你还打算一个人住在外边嘛？也许回家住一段时间也挺好的。”

“是的，肯定的，我的家人都在这边，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现在和K分手了，也没有一个人住的必要，我打算过段时间搬回去家里和妈妈住一起，这样也可以节省一些生活开销。”W说道。

W是巴西同性恋人群的缩影，这个群体面临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困境与挣扎，常常在不被人发现的角落里独自面对生活的挑战，他们有时还会缺乏原生家庭的关爱和理解。巴西



的同性恋也是最幸福的，因为大环境整体比较宽松，但是在隐秘的角落里，仍然有很多和 W 一样的人存在。



图3 海滩小贩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 三、小结

尽管大多数人无法像《无依之地》中的费恩一样，成为一个真正流浪的游牧民——以房车为家、追求最纯粹的自由。但生活中很多人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游牧民”。就像这两位巴西年轻人一样，面对不同的先天境遇，他们表现出和费恩一样的勇气和对生活的热爱，他们经历更加精彩。我们无法选择原生家庭、性取向和生活中无法改变的其他不可承受之轻，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保持面对世界的勇气，同时保持对周围人群痛苦缘由的敏感与同理心。

不论是原生家庭的不幸，还是不被主流价值观认可的焦虑，都有精神上的共性。这种共性与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遇

到的挫折、痛苦、迷茫等糟糕感受大体相同，就像在黑夜笼罩的大海里航行，生活总让我们品尝到酸甜苦辣等不同的味道。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浩瀚宇宙的游牧民？我们生来孤独。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在广阔无垠的宇宙进程中，个人的存在仅仅是片刻、瞬间，当遇到看似过不去的坎或困难，想到整个人类的渺小，情景似乎又远没那么绝望。漆黑的夜空下，我们在大海上相遇，不妨成为彼此的灯塔。就像莎翁曾经说过的那样：

“只要人类能够延续，只要人类还有眼睛，贫穷、死亡、孤独或苦难，都不是放弃热爱生活的理由，心灵从来都拥抱无依之地。”

责任编辑：郑楠 文字审校：董慧